

12773
4386

宝安故事

何学文 主编



海天出版社
中国·深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宝安故事/何学文主编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1999.8
ISBN 7-80654-056-3

I.宝… II.何… III.民间故事-作品集-深圳市 IV.I
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2912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杨宏英 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卢志贵 责任校对:东力 范东洋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7.25

字数:180 千 印数:1-21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一个聚宝盆的故事

1984年的中国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,焕发出火样的热情和生命力。缩头缩脑惯了的人们,终究是抵挡不住新奇的诱惑,忍不住要跳出来做个弄潮儿。大江南北海涛汹涌,人潮也汹涌。和着海涛的怒吼,人们亮开了膀子,展开了手脚。地处新疆边陲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镇,黄土飞扬中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大厦。大街小巷和噪杂的建筑工地上到处是南腔北调的人。海内外一双双敏感的眼睛带着兴奋的目光关注着它的发展。

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,万丰村的中学生潘振华、潘醒权,小学生外号“小胖子”和“叮当”正在推土机轰鸣、人声鼎沸的工地上追逐着,发泄着他们过剩的精力。其中叮当嚷得最起劲,他们本是不愿带他来的,但他总是像个影子似的甩也甩不掉,说话最多,叫得又最响,所以他们给他起个外号叫“叮当”,其中也含了些不胜其烦的意思。但叮当并不介意,照样答应得崩崩响。施工场地是一个平缓的山坡,当地人称之为大边山。一部分山已被推土机推平了,露出些新崭崭的断崖。几个好玩的孩子,这里瞅瞅,那里看看,不时地吼上一嗓子,似要和轰鸣的机器比个高低。但丧气得很,扯破喉咙嚷出来的声音一下子就



被机器的声音吞掉了。正在断崖边玩的叮当突然兴奋地喊起来：“快来看呀，这里有一窝塘虱。”小伙伴们以为叮当又在故弄玄虚了，并不理他。小胖子回他：“那你就一个人挖回去吧，我们绝不要一条。”小叮当急了，“真的，是真的。谁骗人谁是小狗！”小伙伴们不由自主地围了过来。这是一个宽约3尺，高2尺有余的砖砌的洞，在断崖距地面1米多处。那里正不疾不徐地往下滴着水。他们好奇地看着叮当用一根2米多长的竹竿起劲地往里捅着，只听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一种带回音的空洞的声音传出来，小伙伴们侧着耳朵凝听，皱着眉头。他们无法形容那是一种什么声音，“气喘咻咻的”，华仔说，“是有点像塘虱。”小伙伴们把耳朵贴向洞口听了又听，最后他们郑重其事地得出了结论：“是一窝好大的塘虱。”小伙伴们都有挖塘虱的经验，所以敢肯定。“回家拿锹来，把这窝塘虱挖出来。”年龄最大的全仔说。“好咧！”叮当和胖子欢呼雀跃。“等等，”华仔叫住正屁颠屁颠地往回跑的两个小家伙，“不准告诉别人，就我们4个人。吃饱了饭再来，谁家里有手电筒的带着。”他看看即将黑下来的天说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他们又集中在大边山了。每个人回家都等不及母亲煮好饭，胡乱扒了几口凉饭，就跑来了。他们来得很是整齐，前后也不过几分钟之差，倒像是部队集合那样的整齐、迅速。全仔在做着布置：沿着这个洞挖进去。华仔和小胖子一组；全仔和叮当一组。“小胖子和叮当要拿出干劲来，不许偷懒，不许半路撂挑子，啊！谁若表现不好，不但塘虱没份，以后也决不带他出来玩。”全仔最后告诫两个小东西说。两个小家伙早已是按捺不住了，忙不迭地答：“是！”。

“哟！这土是松的。”才挥动没几锹的华仔叫起来。全仔凑

上去。果然一锹下去,并不甚用力,四周的土纷纷塌了下来,刚好是一个半人高的能容两个人进出的洞。“这土是填上去的,看来这是一条通道,肯定被人挖过了。”全仔像是很有经验地说。“那,塘虱也被人挖走了吧?我们还挖不挖呢?”叮当上来凑热闹。“挖。开弓没有回头箭,说不定还能挖到什么宝贝呢。”华仔说完,往手心吐了口唾沫,又挥起了锹。

就这样,看看华仔和小胖子速度慢了,全仔和叮当顶上;全仔和叮当力气不支时,华仔和小胖子又接过了锹。夜并不寂寞,不远处,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厂房,溢出明亮的灯光;有几幢正在施工的厂房,灯火通明的工地上工人们干得正欢。这欢腾蓬勃的场面,鼓舞着他们。

华仔和全仔满脑子幻想,他们仿佛溶入了改革的大潮中,挥动铁锹流汗、出力,不是为了挖一窝塘虱解解馋,而是为万丰村的腾飞出力。不知道当时他们是否真的这样想了,反正这些从未吃过苦的学生们,以超人的毅力挖着,挖着……开头还顾得上互相打趣,后来就只听见锹起锹落的声音了。他们手上的血泡磨破了,钻心的疼。但没人叫,只是速度明显地放慢了,特别是叮当,要手臂和膝盖一起用力,才能把一锹土送出去,但他咬着牙,坚持着。不知轮过了多少回,不知过了多久,四周机器的轰鸣不知何时已沉寂了,工厂的灯光也暗了,只有厂房周围的几盏路灯,发着昏黄的光。

全仔从华仔手里接过锹,经过一阵休息的全仔还是显得疲惫不堪,小胖子不见叮当来接,就以最后的一点力气,钻出洞,见叮当正睡得香呢。他踢了叮当两脚,叮当一点反应也没有,他的小脑袋也已进入了半睡眠状态,就势扑倒在叮当脚边,睡过去了。华仔和全仔对视了一眼,无奈地一笑。华仔走过去,



把两个小东西抱到干燥些的地方，在他们身下垫上了他的汗褂子。“哎，我也要坚持不住了，真想一头睡下去啊！”全仔抱怨着，并不停下手中的活。塘虱早被他们丢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此时他们所坚持的只是一个目标，就是做事不能半途而废的信念，否则这些苦也白吃了。

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。此时他们挖的这条半人高的洞，已深入五六米了。正在机械地挥着锹的华仔突然被“当”的一下，震得手臂发麻。他以为碰上了石头，于是轻轻地把周围的土拨开，他惊叫起来：“全仔，全仔，”全仔闻声而至，“你看这是砖垒的墙。”华仔用手拨拉着上面的土，“还是红色的砖呢，向边上挖挖看。”全仔边说边动手挖了起来。全仔一锹下去就觉失了重，泥土坍塌过后，前方是一个黑洞，他们顺势走了进去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，只见这个洞比人高些，长五六米，宽也有2米多，均用方格纹砖垒砌。墙中间砌有假窗棂，地面铺砖，地上有一些碎瓷片，在墙的高处有一壁龛，上面有一个盆状物。两人踮着脚尖把盆取了下来，却是一个晶莹剔透的釉花大碗，两人并不觉得是什么宝贝，只是觉得稀罕可爱，极是“高级”。于是作为“战利品”，他们捧着碗回家了。很快，关于他们挖回了个“聚宝盆”的消息，不胫而走。消息传到了村支部书记潘强恩的耳朵里。熟知本地人文地理，且对文化事业十分钟情的潘支书，看了那个“金碗”，并亲自去大边山踏勘过后，觉得这墓年代久远，可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于是他马上报告了区文管处。

经过文物专家们的仔细考证，这是一组西晋至东晋时的古墓。原来大边山就是一个古墓群。古墓建筑考究，很有气派，山底有通向古墓的甬道。全仔他们挖了一个晚上的那个孔，其实是古墓的下水道。可惜墓中的尸骨及陪葬物已荡然无存。



墓里葬的究竟是谁呢？此墓是被盗墓贼盗空了呢还是另有原因？这些疑问都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。

不想，香港来万丰投资的某玩具厂靳老板一日无意中向其好友 70 多岁的邓某说起了这件越传越神的事。谁知那老者听罢黯然神伤，说：“那是先人的坟墓也！”接着他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，回到硝烟滚滚、旌旗飘飘的三国时代吧。

魏国大将邓艾性情耿直，并不把司马昭放在眼里，却把一个有名无实的“皇帝”东昏主曹髦奉为神明。奇取蜀国成功后，可谓功高震主。灭蜀后，对于蜀国的善后处理问题和司马昭发生分歧，他力主己见，说：“我受命征讨，有皇帝的符策。古语云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，专断是可以的。”又引用《孙子兵法》里的话说“前进不是为了名誉，后退不怕罪责。”他不知道，这竟给他引来杀身之祸。

邓艾接到皇帝降罪的诏书，他异常镇静。他谴责了要求他造反的部下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人臣不得拂君主之命，自古亦然。若是谋反，不论成败，我都将是一个叛君的千古罪人，我的一世英名都将毁于一旦，这是万万行不得的。”接着，他遣散了他的军队，让军人们自逃生路去了。自己和儿子束手就擒，后被斩首。首级悬挂于马市，家人受到株连。

却说邓艾有一个心腹之人，名唤王忠。他原是邓府的一个家人，为人不但聪明机灵，而且力大如牛。后来邓艾教他武艺，他悟性极高，身手不凡。深得邓将军的厚爱和器重，行军打仗都将他带在身边，委以重任。他亦深感将军之恩，对将军忠心耿耿，恨不得肝脑涂地。



王忠眼见得敬爱的老将军倔强执拗,不肯“自救”,他急得眼里要冒火,但是干着急也没办法。若是老将军肯醒悟,自然是一呼百应,可是他小小的王忠,纵然拼了身家性命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老将军与他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,最后老将军的那句悲叹总萦绕于胸,久久不散:“我邓艾死不足惜,不瞑目的是无辜的阖家老小都要遭受杀戮。邓家亦将绝后了,不孝啊!”说完,老将军大放悲声。王忠一下子有了主意,他决定拼着一死也要救下老将军的骨肉,使邓家后继有人,亦报答了老将军的大恩。想到此处,他马上牵来自己那匹枣花马,飞身跨上马背,猛力策鞭奔赴洛阳。

老将军家眷都在洛阳,将军府邸有他的两个尚在读书习武的儿子,

他们苦练本领,随时准备报效国家。大儿子邓忠跟随在他身边,邓忠亦有两子,一个乃其夫人所生,次子为如夫人所出。

且说王忠一路马不停蹄,奔走半月有余终于来到了洛阳,他悄悄靠近了将军府邸,却见有官兵守门,王忠情知有变,一时不敢造次。他找个隐蔽处坐了下来,一眼不眨地窥伺大门,希望见到个熟人,询问一下里面的情况。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,终于看到厨子老陆头挎个篮子走出来,他跟看门的官兵说了几句话,官兵就放他出来了。王忠大喜过望,这老陆头原是邓艾放牛时的小伙伴,后来就在将军府里做了大厨,虽然是个厨子,但颇受人尊敬,就连邓艾也从不下人待之。两人时常在邓艾书房对弈。王忠亦是在他眼皮子底下长大的。老陆头向以长辈自居,对王忠爱护有加。王忠此时看到他,自是造化了。王忠悄悄地尾随,待走出官兵的视线之外,他才快走几步赶上老陆头,和他并肩走着,并悄声叫道:“陆叔——”老陆头冷不防吓

了一跳，待他看清是老将军身边的王忠时，真是又惊又喜，语不成声：“老——老将军，他——他怎么样了？”王忠滴下了眼泪，说：“老将军可能已遭不测了！”接着他把老将军如何不顾众将士们的苦苦哀求，执意不肯造反，束手就擒的事简单向老陆头说了。老陆头叹息着：“老将军铮铮铁骨，一心报效朝廷，哎！竟落得……”他们一边走，一边谈。王忠生怕有人跟踪，不时地四下张望。老陆头看出了他的意思，说：“贤侄不必担心，开头几天他们派人跟踪买菜，现在已不管了。他们知道我老头子不能翻起什么浪，现在府里只有我能随便走动，给官兵及府里人买菜、做饭。其他人全关起来了。”王忠把他回来的意思跟老陆头说了，老陆头说：“两个公子已被官府押走了。府里只有大公子邓忠的两个小公子尚关在府里，大夫人和小公子看管较严，二夫人只因官兵并不知道她是邓忠的人，所以只当下人一样随便关在柴房里，要救只能救她了。”王忠沉吟一会，点了点头。可是怎么救法呢。老陆头说：“若说救倒好办，你只在后花园的墙外接应，我抱了她出来就行，只是小公子尚在襁褓中，还在吃奶，离了母亲，却如何是好？”王忠说：“也是，一路逃亡，少不得风餐露宿，万一小公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算下到十八层地狱也不能抵过呀。”“有了，让二夫人跟你一起走。”老陆头坚定地说。“这行吗？少了个人你怎么交待？再说我带着个妇人也不方便呀！”老陆头生气了：“这都是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得上这些？就这样说定了，今晚子时，你在后花园门口等我，我自送了夫人和公子来。”王忠并无更好的办法，他既没有办法救老将军的一家，就只好如此了。

看看子时已到，老陆头果然领了二夫人出来，二夫人怀里抱着正酣睡的小公子。他们深深地向老陆头一揖：“陆叔，保重





了!”“快走吧。苍天啊，保佑我主人的这一点骨血能传下来吧!”老陆头看着他们一头扎入黑暗中，祈祷着。

王忠他们趁着天黑出了洛阳城，不敢走大路，只拣人烟稀少的羊肠小道一路向东南行去。几天下来，二夫人渐渐体力不支了，她喘息着扑倒在地上，说：“兄弟，你带上公子走吧。我不愿拖累了你。只要小公子逃得一条活路，我们邓家一家九泉之下也瞑目了。”王忠摇了摇头：“嫂夫人说哪里话来，要走就一起走。小公子怎么能离得了你呢？他又吃不得野果、野味，我却上哪里弄奶来喂他？”二夫人一脸愁容：“我的奶汁也越来越少了。”“你须得忍耐着多吃些东西才好，我们这是在逃亡，自然比不得家里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只要吃饱了，自然奶就多了。也有力气走路了。”夫人坚定地点了点头，含泪的目光无比坚韧。“来，我背你。”王忠蹲下来。夫人不好意思了，她掩饰着说：“我能走，你只需抱上小公子就行了。”王忠并不答话，揽了夫人在背上就走。

算算走了两月有余，历尽艰难险阻。庆幸的是一路并无官兵追捕，只是遇到些狼虫蛇豹之类，也都化险为夷。两月的磨炼，王忠倒没什么，夫人却像是换了个人，又黑又瘦，却精神了。怀中的小公子仿佛知道这是在逃难，格外地乖。尽管常常奶水不够，却并不哭闹。还时常咧着小嘴冲他们乐呢！这给他们艰险的旅途增加了些许的慰藉。

有一件事让他们纳闷，算算该是九月了，本是凉爽的秋季了，他们却感到热得越来越难以忍受。而且河流、湖泊越来越多，地下郁郁葱葱地长了许多他们叫不上名儿的植物。

一日正行间，王忠一抬头吃了一惊，只见远处闪耀着万道金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他在心里嘀咕：莫非是座金山？眯起



眼睛再一看,不由笑了,那不是大海吗?夫人和他一路南下,第一次见他笑,遂问:“兄弟发笑,莫非有什么好事?”“夫人你看,”他指着大海,“我们已来到了天边,无路可行了。”“是不是神想让我们在此安居下来?”夫人问。一语提醒了王忠,心想:“是啊,为什么我们就不想在此处安顿下来呢?只要我们口密实些,皇帝老儿也管不到这里。”再放眼一望,这里四周水足草肥,眼前这个山坡,正是个落脚的好地方。五六里远处,有袅袅的炊烟升起来,好一个世外桃源呀!

于是,王忠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营建他们的家园。他砍了树,割了草,晒干,搭起了一个棚子,可以有一个遮阳、避风、挡雨的地方了。旁边的水沟里,有的是鱼虾,王忠一会就可摸上一大捧。野味更是丰富,什么野兔啦,山鸡啦,獾啦……应有尽有。山珍海味,想吃什么都有。只是他们一路多以野果充饥,多日不曾吃过粮食了,着实馋得很。

一日,王忠特意去走访了几里外的邻居,那里散散落落地住着五六户人家。他们却无法听懂王忠说的话,但是能感觉得出他们的友好、热情,临别,还给了他一些稻种,用手比划着插秧的动作。他回来向二夫人说他们说的是鸟语。

虽说语言不通,但王忠还是学着他们的样插上了秧,栽了红薯,种上菜蔬,农闲时下河抓鱼,捕捉野味,开荒垦田。这儿没有苛捐杂税,没有仗势欺人的恶霸,邻居们和睦友好。日子过得倒也充实自在。对外他们称夫妇,只说是为避战乱,逃亡到这里。夜晚,王忠住外面的灶间,母子俩住在里面。有几次,妇人用灼灼的眸子瞅他,他读得出里面的内容,但他装着不懂。在他的观念里面,朋友妻尚不可欺,更何况主人妻。

安乐、富足的日子过得就是快,转眼小公子王思艾已 10 岁



了。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所以让他随了王忠姓。这里的人并不看重文化,因此并无学堂。农忙时,小思艾也可以帮着“父亲”干点农活了,闲时王忠教他认些字,给他讲些行军打仗的故事听,小思艾听得津津有味,后来就不满足了,讲完了,他还是眨巴着大眼睛不放过王忠,问啊,问啊,有些问题王忠也不能回答他。到后来,他看到高山大湖,就指手划脚,认为军营该安在何处。还假设敌阵安营在此,该如何进攻。王忠每每和他的母亲叹息着说:“多像他的祖父小时候啊!简直是一模一样。”

有一年,小思艾的母亲染病不起,病危之时,她把小思艾叫到床前,当着王忠的面对他说:“孩子,我认为你已经长大了,所以才告诉你这些话,但你千万要谨记,对外守口如瓶。你能做到吗?”小思艾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夫人说:“你本姓邓,你的亲生父亲是邓忠……”她把邓家的不幸遭遇,以及王忠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救他出来,又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,一一告诉了他,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叮嘱他,“王忠不是亲父胜似亲父,你的生命是他给的,你要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孝敬他。”王思艾一含泪点头。夫人安详地合上了双眼。

就在这年秋天,王忠也染疾而逝。临死前,他叮嘱小思艾,以后好好耕田种地,不许做官。并要子孙后代都这样做。关于家世,不得外泄,但要世代相传,而且只传长房长子。

其实,这已经是多余的了。公元265年,已做了晋朝皇帝的司马昭下诏说:“征西将军邓艾,居功自傲,失去品节,理应处死。但下达诏之日,邓艾遣散人众,束手受刑,与那些贪生作恶的人,确有不同。他的子孙沦为奴隶,我常常同情他们。可任命他的嫡孙邓朗为郎中。”因为与内陆音讯隔绝,王忠不知道这件大赦的事。王思艾成年后,又勤劳又聪明,所以家业兴旺。

后来他给他的母亲和义父王忠重修了墓,就修在当年他们搭棚落脚的大边山上。

不知到了哪一代,思艾的后人恢复了祖姓——邓。不知什么时候,邓家掌握家世秘密的长房子孙移居南洋。“文革”中,因为听说国内破四旧,到处在扒祖坟,他们深怕此坟也被扒了,偷偷地挖开了下水道,进入墓中,将尸骨及陪葬品取走了,重新葬在了香港。华仔和全仔捧回的那个“聚宝盆”即是王忠墓中的。说来也怪,自从聚宝盆被捧回了万丰村,就像气吹着似的,万丰村果然日进斗金,一日富似一日,名声也如日中天,传遍了全国。

(崔淑芹)





我的第一本书

我这个在初中毕业后,由于家境贫穷被迫中途辍学而回家务农的子弟,近年来居然能踏入文学殿堂,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
我年轻的时候,做的梦很多,第一个志愿是从军,想在部队里好好锻炼,争取当个将军,发一发将军梦。从小,我就喜欢看战争的书,从《孙子兵法》到《三国演义》,每个星期天都去沙井公社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翻翻《三国演义》,不翻一翻,心里就不踏实,那时候,一本《三国演义》的售价才 2.8 元。可我等了一整整 3 年还买不到,多令人扫兴啊!我学习兵法是为了当将军,一个军人只有在战场上九死一生,才能当上将军!为什么要当将军?因为是我从小的志向啊!可是,命运之神却不让我去当将军。

我在招兵初检的时候,由于砂眼,被淘汰了下来,以后连续三年,每次体检,都入不了兵家大门。世事也真捉弄人,我的二弟潘强寿竟在 1970 年冬体检合格,应征入伍,在武汉军区信阳某部当兵,4 年后复员。他这一辈子最高的军职也就是一个班长,与当将军的距离还差很远的一段。其实我也太投机了,假如让我当兵,恐怕还不一定能当上一个班长。

晚清名人左宗棠有句名言:“不为名将,必为大儒!”左宗棠



这句话,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儒,就是大知识分子,大学问家。我这个初中毕业生,连知识分子也不够格,还梦想当什么大儒?我要当一个作家!我又开始做另一个梦了。开玩笑,作家,这些都是金字塔上的人。当然作家里有小作家、在我国的大作家之分。据我所知,在我国的大作家里有鲁迅、周扬、巴金、冰心等等;现代作家里有曲波、吴强等等;小作家当然数不清了。我的斗志也挺顽强的,当不了大作家,就当小作家。也就是说,不当大儒,就当小儒。著名作家丁玲说过“一本书主义”,即是说只要你出版一本书,就可能有名誉、有地位!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自古就是教人读书的格言。当然,我上面所说的很多东西,都是曾遭批判过的,但是我还信以为真。

我要当小作家,真是小和尚想吃狗肉。从什么地方着手,选择什么体裁?加上我的文不化、水不准。潘强恩,你对自己说可以,别说出去,否则人家听了会笑歪了嘴巴。

1966年,我有幸被大队送去宝安卫生学校学习速成西医班。第一期学习半年就回乡当半农半医了。那时候还没有称“赤脚医生”,“赤脚医生”的称谓是上海提出来的。我从1967年起到1978年当了全职脱产的赤脚医生。在前后12年中,中途又脱产学习了3次,包括学习中医。后来全省统考中,才得了一个相当于中专的学历。在这10多年从医生涯中,自己虽然是一个学历浅薄的半路出家之人,但却对西医理论以及中医理论作了相当认真的研究,并针对有些临床实践中的病例进行了探讨,对于一些其他门类的知识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。当时我很想当一位名医,梦想有机会到医学院深造。由于我努力学习,对医术要求高,一天中上门找我看病的人超过100人以上。



还有一次,由沙井医院与宝安县卫生局推荐,我参加了广东省医疗战线的研讨会,并在会上介绍了穴位注射疗法的体会。当时我对入高校深造的愿望很迫切,我日盼夜盼,沙井公社终于得到了一个就读中山医学院的名额。当时我认为,这个名额非我莫属。可是,现实又跟我开了一次玩笑。这个名额落在我的一个女同学的头上。我想,看来入正规军不行了,还是打游击学习吧。1970年,广东省军区惠阳军分区在惠州举办了一期“新针疗法”学习班,我参加了,并认识了一位部队首长。以前我想当兵却未能如愿,今天能有机会与解放军战士一起学习,感到无限的荣幸。由于我认真学习,那位首长对我特别喜欢。相处时间久了,我就问他从军的经历及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,这些后来竟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浴血青山》的题材。

由于我爱好军旅生活,虽然未能直接参加革命斗争,但我也要把我的朋友的斗争经历写出来。

第一稿从1971年初动笔至1974年,共60万字,前后共写4稿。我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业余创作的。

当完稿的时候,我不禁暗自高呼:“我能当作家了!”

1974年初的一天,我利用到广州采购药物的机会,独自一人闯进了一个出版社的大门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姓王的编辑。我说明来意之后,把厚厚的手稿拿出来。

姓王的编辑用冷眼瞥了一下手稿,好像无动于衷。过了好一会才问:“你写的是什么题材?”

我回答说: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题材,描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故事。”

姓王的编辑说:“你当过兵没有?打过仗没有?”

我回答说:“没有。”